

俄汉语对比研究

● 赵敏善 著

РАЗЫСКАНИЯ
ПО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Ю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КИТАЙСКИМ



上海译文出版社

俄 汉 语 对 比 研 究

РАЗЫСКАНИЯ ПО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Ю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КИТАЙСКИМ

赵 敏 善 著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俄汉语对比研究

赵敏善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字数 336,000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327-1320-2/H·260

定价：13.0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前　　言

对比语言学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形成的一门独立的语言学学科。近十多年来，它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有关对比语言学目前已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专著。但是，俄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相对而言还显得比较薄弱。

语言对比可以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修辞、翻译理论等各个不同层次上进行。本书以笔者近年来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和讲稿为基础整理而成，仅涉及汉俄两种语言的一些基本语法问题和词汇问题，可供俄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俄语教师和俄语翻译工作者、从事汉语对外教学、从事对比语言学研究的同志阅读、参考。

进行汉俄对比，要求研究者对这两种语言都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笔者感到自己在这方面尚有所欠缺，加之目前这一领域可供参考的文献极少，因此，这本书只是一个探索和尝试，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施教指正。

本书得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王德孝教授的热情支持，他在百忙中阅读了书稿，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领导和词典教材编辑室的编辑同志们，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支持本书的出版。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赵敏善

1991年1月10日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语际错误和语言对比研究	1
第一节	学习外语的两类错误	1
第二节	语际错误的成因	2
第三节	“顾及母语”是一条重要的教学法原则	6
第四节	语言的对比研究十分重要	8
第二章	动词的体性	10
第一节	俄汉语体性研究简况	10
第二节	汉语动态表达手段	13
第三节	汉俄语体性手段对比	15
第四节	总结和结论	34
第五节	中国学生掌握体的难点	36
第六节	汉语动词语义特征对正确选用体形式的影响	40
第三章	动词的支配关系	46
第一节	被支配词的语法意义	46
第二节	俄语动词的词汇—语义组	51
第三节	双支配关系	53
第四节	被支配词的动物性问题	58
第五节	汉语特有的三种宾语	59
第六节	中国学生使用俄语动词支配关系时的几类错误	66
第四章	动词和动词的连用	73
第一节	一个十分相似的语言现象	73
第二节	与主体不定式连用的俄语动词的语义	74
第三节	汉语一些连动式的表达	76
第四节	与客体不定式连用的俄语动词的语义	82
第五节	汉语一些兼语式的表达	84
第六节	带动词连用结构的“有”字句的俄语表达	88

第七节	能与不定式搭配的俄语常用动词.....	91
第八节	中国学生表达连动式和兼语式时的常见错误.....	100
第五章	前置词和介词	102
第一节	前置词与介词的主要差异.....	102
第二节	中国学生掌握俄语前置词的主要困难.....	109
第六章	非疑问简单句的结构模式	120
第一节	俄语非疑问简单句的结构模式.....	120
第二节	汉语简单句的结构模式.....	123
第三节	汉俄语非疑问简单句结构模式的几点差异.....	125
第七章	简单句中的语义主体	132
第一节	主体的特征.....	132
第二节	俄语中施事主体和限定主体的表达.....	139
第三节	俄语中受事主体的表达.....	148
第四节	无主体句.....	154
第八章	简单句中的述谓特征	155
第一节	俄汉语句中述谓特征的同和异.....	155
第二节	俄语十个模式中的述谓特征.....	164
第三节	俄语句子模式在言语中的选用.....	191
第四节	汉语主谓词组作述谓特征的句子在俄语中的表达.....	197
第九章	被动句	202
第一节	概念和表达手段.....	202
第二节	俄汉语被动句的差异.....	204
第三节	汉语中可能与俄语被动句相对应的句式.....	208
第十章	否定句	215
第一节	否定的一般概念.....	215
第二节	Ни N ₂ 模式中名词的选用.....	218
第三节	连接词 Ни...Ни...	219
第四节	否定概括词和肯定概括词的应用.....	221
第五节	二格主体的应用.....	223
第六节	形式与意义的不一致现象.....	225
第十一章	主从复合句	235
第一节	连接手段上的差异.....	235
第二节	概念上的差异.....	237
第三节	俄语结构可分解的主从复合句与汉语主从复合句的对应连接手	

段	238
第四节 俄语结构不可分解的主从复合句的分类	242
第五节 俄语结构不可分解的主从复合句的汉语对应句	247
第六节 不同难度和常见错误	253
第七节 不完全现象	258
第十二章 词的概念和背景	265
第一节 等值词	266
第二节 比汉语等值词词汇概念宽的俄语词	270
第三节 比俄语等值词词汇概念宽的汉语词	273
第四节 无等值词	277
第五节 背景词	278
第十三章 会话语体中等值词的词汇概念	282
第一节 会话语体中词的词汇概念的细微变化	282
第二节 等值词获得补充意义的能力	283
第三节 俄语词词义变化的一些情况	285
参考文献	293

第一章 语际错误和语言对比研究

第一节 学习外语的两类错误

成年人学习外语，所犯错误主要有两类，一类称为语内错误（внутриязыковые ошибки），一类称为语际错误（межъязыковые ошибки）。这两类错误都是由不恰当的类推引起的。

语内错误是由不恰当的语内类推（внутриязыковая аналогия）引起的。恰当的语内类推对学习外语是极其必要的。任何一条语言规则都是建立在语内类推基础上的。我们学会了一条语法规则，就可以触类旁通，把这条规则应用于同类的词、句式。如，我们知道了 *стол*（桌子）这个以硬辅音结尾的阳性名词的复数二格的词尾是 *-ов*，就可以类推出 *народов*（人民），*учеников*（中小学生），*студентов*（大学生）等词的复数二格形式。因此，可以说，正确的语内类推在学习外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座桥梁，是通往彼岸的捷径。谁使用类推法愈成功，谁对语言的学习和掌握就愈成功。但是，不恰当的语内类推却会导致错误。如，依据上述规律类推出 *※ солдатов*（士兵，应 *солдат*），*※ хозяинов*（主人，应 *хозяев*），*※ крестьянинов*（农民，应 *крестьян*）……

一些语内错误不仅外语学习者会犯，母语的使用者也会犯。*яблоко*（苹果）的复数二格形式为 *яблок*，但有的俄罗斯人却将“一公斤苹果”写为 *килограмм яблоков*。[参见《Единый речевой режим средней школы》，载《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школе》，1980，№ 3] 他们是否是按 *облако*（云彩）的复数二格形式 *облаков* 类推的呢？再如，*жечь*（点燃）的变位是 *жгу*，*жёшь*，*жгут*，但有的俄罗斯人却会错为 *жгёшь*，*жгёт*…，以求与 *жгу* 一致。M. Горький «В людях» 中的 Виктор 就是这么说的：“…Конечно, он жгёт свечи, потому что книжки читает …”

总之，正确的语内类推应该提倡，舍此无法学习外语，不正确的语内类推应该防止，否则无法避免语内错误。

语际错误是由不恰当的语际类推（межъязыковая аналогия）造成

的。外语学习者常常不顾母语和外语之间的差异，把一些不适用于外语的母语语言规律、概念套用到外语上去，结果形成母语干扰（интерференция），造成错误。

母语干扰遍布于语音、语法、词汇、修辞等各个层次上。如：※ Статья Горького «Страсть к чтению» очень поучительна. (高尔基的《读书欲》这篇文章很有教育意义。)应改为：Рассказ Горького ... поучителен. 这是因为汉语“文章”的词义幅度比 *статья* 宽，“文章”可指文艺作品，也可指政论文或科技论文，而 *статья* 却仅指政论文章或科技论文。[4, *статья* 词条]

※ Комиссия п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ю долго обсуждала, надо послать кого в провинцию Синьцзян. (分配委员会讨论了很长时间，该派谁去新疆。) 错在把汉语词序套在了俄语词序上，应改为：...обсуждала, кого послать ... 因为在俄语主从复合句中，关联词 *кого* 要置于从句句首。

语内错误的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学生不知道语言规则的一些例外情况造成的，这类错误更常见于低年级学生的言语实践中，也较易于纠正；而语际错误是由学生多年来已养成的母语语言意识所决定的，因而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顽固性。它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中均有表现，高年级学生、甚至从事外语工作多年的老手也常常不能幸免。可见，两种错误相比，语际错误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二节 语际错误的成因

综观母语和所学外语的语言现象，其间有三种关系：完全等同；完全不等同；部分等同。

汉语和俄语虽是非近亲语言，但也有一些完全等同的语言现象。如，一些单义词（尤其是科技词汇）的词义可以完全对等，像：химия — 化学，радиолампа — 电子管，туберкулёз — 结核，диск — 迪斯科，Азия — 亚洲……

俄语可分解的主从复合句与汉语的主从复合句，从总体结构上来看，也是完全相同的。比较：

Если будет дождь, то мы не поедем в город.

如果下雨，我们就不去城里。

Хотя он болен, но всё же ещё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ботать.

尽管他有病，但仍继续工作。

一些语言现象是俄语或汉语所特有的，其间无所谓等同可言。比如，汉

语是一个没有典型的词形变化的语言，而俄语的词形变化却极为丰富。因此，句子中词和词之间的关系，汉语主要靠词序、虚词等表示，而俄语却主要靠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这个问题你可以找医生问问”这句话很明白，但 Этот вопрос ты можно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доктору спрашивать. 却是词的毫无意义的堆砌。句子错到如此地步确实少见，但这一并非杜撰的错例却极其典型，反映了俄汉语的一个根本区别。俄语必须借助于词形变化才能使词和词发生关系，组成句子，因此，上句应改为：С этим вопросом ты можешь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доктору. 或：Об этом ты можешь спросить у доктора.

再如，俄语不可分解的主从复合句中的丰富的连接手段，也是俄语所特有的语言现象。与俄语这类主从复合句相对应的汉语句子，基本上是带有主谓词组的简单句。比较：

Я знаю, что он поехал на станцию встречать отца.

我知道他去车站接父亲了。（整个主谓词组作宾语）。

Я знаю, кого он на станцию поехал встречать.

我知道他到车站接谁去了。（整个主谓词组作宾语，“谁”又在主谓词组中作宾语）。

Я знаю студента, чья сестра поехала на станцию встречать отца.

我认识姐姐去车站接父亲的那个学生。（整个主谓词组作定语）。

两种语言中部分等同的现象，即同中有异的现象，相当普遍。

先看词义上的差异。рука 既包括“臂”，又包括“手”；нога 既包括“腿”，又包括“脚”；венок 既是“花环”，又是“花圈”；территория 既是“领土”（территория страны），又是“厂区”（территория завода），又是“校园”（территория института）；посещать 既是“拜访”（посещать друзей），又是“参观”（посещать музей），又是“访问”（посещать Китай），甚至可以是“参加”（посещать собрание），可以是“听”（посещать доклад）……俄语表达手段区分不足（не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另一方面，汉语的“已婚”既是 женатый（男），又是 замужняя（女）；汉语的“水运”、“水汽”，同一个“水”，却要分成 вод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和 водяной па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是“生产”，也要分成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 силы 和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俄语表达手段又区分过度（пере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中国人以“点头”表肯定，以“摇头”表否定，因此以为，既然 кивать головой 是“点头”表肯定，那么，качать головой 理所当然只能是“摇头”表否定了。岂不知 качать 可以是“左右摇”，也可以是“上下摇”（приво-

дить в колебательное, ритмичное действие из стороны в сторону или сверху вниз). [见 4, качать 词条]因而， качать головой 既可是“摇头”表否定，又可是“点头”表肯定。请比较：

表否定。 Профессор на каждый мой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ый взгляд качал головой и, вздыхая, отвечал только “Нет”. (Л. Толстой)

教授对我的每一个询问目光都摇头，叹着气回答说“不行”。

表肯定。 Я видела, как ты в знак одобрения качал головой. (И. А. Гончаров)

我看见你点头表示赞同。

Она говорила еще долго, он слушал, покачивая головой, будто соглашался. (А. Иванов) 她还说了很久，他听着，微微点着头，好象很同意。

汉俄两个民族的语言意识在一些方面也表现出差异。比如，来到、出发、离去、死亡、进、出、(太阳)落山……等动词，在汉族的语言意识里为结束性动词，它们不能正在进行(后不能加“着”、只能加“了”，即为明证)；可是，俄语中表示相同意义的对应动词却既有完成体，又有未完成体，也就是说，有正在进行这种情况。因此，中国学生习惯于用 Наступила ночь, Село солнце, Умер отец. 等完成体形式，而不大会用 Наступала ночь, Садилось солнце, Умирал отец. 等未完成体形式。

文化差异也会引起联想上的差异。汉语说“鼠目寸光”，俄语却用 куриный кругозор (鸡的视野)来表示这一意思；汉语形容人胆小，说“胆小如鼠”，俄语却习惯于用“胆小如兔” (труслив, как заяц)；中国人常用“老黄牛”称赞某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高尚精神，但你如果直译过去说： Он — старая корова. (他是一头老黄牛)，俄罗斯人根本体会不到你的赞美之意；对中国人来说，“月亮”引起的联想是美好的：情侣漫步于花前月下，姑娘长得花容月貌，中秋全家团聚赏月，更有那嫦娥奔月、玉兔桂树等神话和传说。但俄罗斯人民却把“月亮”仅仅看作冷冰冰的夜间发光体，引不起美好联想，诗句中常把 луна 和 глупая 搭配： Кругла, красна лицом она, Как эта глупая луна На этом глупом небосклоне. (А. Пушкин) (她的脸又圆又艳，就象那呆板的天穹上那呆板的月亮。) — Ну чего ты убиваешься, глупая? — спросил я луну. (В. Козлов) (“你难受什么，呆子？”我问月亮。) [参见 М. М. Михайлов,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школе», 1988, № 5]

一些字面完全等值的句子，从语用学的角度看，交际功能并不完全等值。问候语“你吃了吗？”并不等值于 Вы обедали? “你辛苦了！”并不等值

乎 Вы потрудились ! Вы пережили немало неизгод ! Вы устали ! 而等值于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 Привет ! 之类问候语。当别人向我们道谢时，我们常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如直译为 Я должен был так поступить. Это входит в мои обязанности. 或 Это мой долг. 则显得冷淡，板着面孔，而 Не стоит, Не за что, Пожалуйста. 等显得自然、亲切。电话铃响后，中国人拿起听筒，常问：“你谁呀？”俄罗斯人却不说：Кто вы (ты)? 而说：Я слушаю. С кем я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 ? С кем я имею честь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

在词法方面我们以形容词比较级为例。这是一个俄汉两种语言共有的语言现象。但我们理解上常常有误。Он выше. 不是“他比较高”，而是“他更高”。俄语比较级的性质程度高于原级，而汉语形容词前加“比较”其性质程度低于原级(对比：好的，比较好的和差的)，汉语中表示性质程度高于原级用“更+形容词”。但是，Он выше её. Он выше, чем она. 是“他比她高”，仅加一个“比”字，仍使用原级形容词，此时不用加“更”字，仍表示比较级。

句法结构方面的差别也很显而易见。“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和 Я сел отдохнуть. 均能成立；但“我坐着休息”成立，而 ※ Я сидел отдыхать. 却不能成立。

“谁都胜任得了这一工作”和“谁都胜任不了这一工作”中，不论句子是肯定句，还是否定句，均可用疑问代词“谁”，表示普遍性，而俄语却一定要根据肯定和否定语气，分别说成：Любой справится с этой работой. 和 Никто не справится с этой работой. 不能把 любой 用于否定句，也不能把 никто 用于肯定句。

“我戒烟已五年”是简单句，俄语表达时可用简单句：Я не курю уже пять лет. Я бросил курить пять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也可用主从复合句：Уже пять лет (прошло), как я бросил курить. 但是，照搬汉语句式，说成 ※ Я бросил курить уже пять лет. 则为错。

我们粗略分析了母语与外语语言现象之间的三种关系。在学习外语过程中，遇到相同的语言现象时，可以直接把母语的知识、熟巧迁移到外语中去，称为正迁移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еренос)；遇到外语独有的语言现象时，其任务是吸取新知识，培养新熟巧；遇到部分等同的情况，相同的部分仍可实现正迁移，不同的部分则需进行校正。但问题是学生往往不知道不同在何处，仍然以母语的规则替代外语的规则，结果出现负迁移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й перенос)，形成干扰，造成语际错误。由此可见，部分等同的情况是出现语际错误的根源。

现以俄汉语中基数词的表示法为例，说明这三种情况。千位以下的数字表示法是相同的。如：2354，汉语等于 $2000 + 300 + 50 + 4$ ，俄语也等于две тысячи + триста + пятьдесят + четыре。由于相同，学生可以实现正迁移，因此，掌握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千位以上的数量，俄语表达法就与汉语不同了：汉语有“万”，俄语无“万”；汉语无“百万”，俄语有 миллион；汉语有“亿”，俄语无“亿”；汉语无“十亿”，俄语有 миллиард……结果要把“万”说成 десять тысяч，把“十万”说成 сто тысяч，把“千万”说成 десять миллионов，把“亿”说成 сто миллионов。因此，要用俄语说出“十一亿八千六百五十三万”就相当之难了，学生要先在头脑里进行一番运算才行。因此说，这里的问题是需要通过操练，形成新的熟巧。而最难以掌握的还要算与汉语“一”部分等同的 один 了。它们除了形态和用法上的差异外（俄语有性、数、格的变化，汉语“一”必需带量词），其意义大同中有小异。MAC 列了 один 的 9 个词义，其中 2—9 词义均与汉语“一”同，[4] 可是 1 义（表示数量）就与“一”同中有异：同在汉语强调“一”时（重读），俄语也用 один（也重读）。如： В хвостовом вагоне, как и в остальных, было тридцать раненых и одна медсестра. (И. Шатуновский) 在末一节车厢里，同在其它车厢里一样，有三十个伤员和一个护士；异在汉语“一”不表示强调、不重读时，俄语根本不用 один。据笔者统计，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用“一+量词”83次，其中俄文译出的仅 7 次（属 2—9 义），变通处理的 6 次，其余 70 次（1 义）均未译出，如：采取一个新方法 — применить новый метод,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явлется слож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吹起一股小台风 — поднять маленький тайфун, 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 — находиться в процессе постепенного укрепления ……等等。可是，学生没有注意到大同中的这一小异，结果常常错用一些不必用的 один。如：他有一个好爸爸。※ У него один хороший папа。这是一件小事。※ Это одно маленькое событие。他买了一台彩电。※ Он купил один цветной телевизор。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Донесся голос одного мужчины。

总之，两种语言中这类部分等同的语言现象中，因母语干扰，潜伏着学生出错的因素，可说是外语学习征途中的“敏感区”，学生稍不留意，就会出错。

第三节 “顾及母语”是一条重要的教学法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学习外语的成败取决于三个因素：1. 正

迁移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2. 新的语言熟巧是否牢固的形成；3. 母语中不完全适合外语的概念、规律、熟巧是否得到了恰到好处的校正。

很多教学法专家认为：掌握外语就是掌握它的难点。而难点恰好就在于2、3两点。它们二者相比，形成新的熟巧只占有有限的（虽然也是重要的）位置；而用适当的方法校正已有的母语的概念、规律，摆脱根深蒂固的母语熟巧的影响，消除母语的干扰，则是形成另一种言语行为的主要困难。

古典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充分利用母语在理解（主要是读、译）中实现正迁移的巨大作用，但不注意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新的言语熟巧的形成和母语知识的校正，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进行说、写这类创造性的言语活动。

当代的直接法的各个流派看到了母语的巨大干扰作用和校正母语熟巧的艰巨性，因而采取“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方法，试图通过把母语排斥于外语教学过程之外的方法取得速效。但也不成功，因为正如 Л. В. Щерба院士说的：“经验表明，母语可以从教学过程中赶出去……但在学校条件下，不可能把它从学生们的头脑中赶出去。”〔见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в средней школе. Общие вопросы методики. М., Л., 1947, с. 56〕。

我们认为，这两种教学法对母语的态度都失之偏颇。一个把它捧上了天，一个把它打入了地。“顾及母语”（учёт родного языка）原则是外语教学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主张对母语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求是”就是说要求得它与外语的异同点，尤其是那些部分等同、可能出现母语干扰的语言现象。

学生的语际错误是我们寻找干扰区域的依据。笔者连续多年统计分析学生的错误。结果发现，相当大的一部分错误是历届学生都要犯的，而且错了又错，颇难纠正。为了查明母语干扰区，我们应该分类统计学生在各个范畴中所犯错误的频率。哪些范畴学生所犯错误频率较高，错误顽固，较难纠正，这些范畴往往就是母语干扰区。

近些年来，国外很多语言教学工作者极其重视对学生错误的研究，以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语言学分科——话语错误语言学（Fehlerlinguistik）。这个名称是由1970年比尔维施（M. Biewish）发表的一篇论文的题名而来的。1980年西德切鲁比姆（D. Cherubim）又主编了《Fehlerlinguistik》一书。话语错误语言学专门分析言语错误，包括学习第二语言时的错误，并把错误发生的类型、频率和情况作为学习困难的各种具体来源的标志。

或是作为检验教学效果的标准。[见安妮·卡特勒，评《话语错误语言学》，载《国外语言学》，1984年第1期]

第四节 语言的对比研究十分重要

在外语教学的漫长历史中，人们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母语和外语进行着对比。这说明，对语言的对比研究是同外语教学同时产生的。随着各民族间交际的扩大，外语教学的发展，语言的对比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大约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对比语言学（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终于形成了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学科。现在，对比研究的对象已由近亲语言发展到了非近亲语言，对比研究的范围已由语音学、语法学发展到了词汇学、修辞学、语用学、类型学、翻译理论等领域。[42, 5—26页]

对比语言学对语言进行共时（非异时）的研究。它与外语教学直接相关，为其服务。В. Г. Гак 认为：“对语言进行对比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各种语言（不论是否是近亲语言）之间的异同。这种研究是非本族语教学的语言学基础”。[15] Г. Габка 等也指出：“选择语言现象进行各个语言层次的对比研究，是现今从教学目的出发最有效地解决语言描述的实际和理论问题的前提”。[14]

对比研究能为教材编写确定重点和难点提供依据，可使我们的教材避免盲目性，更加适应中国人学习俄语的特点；也可使教材中练习的编排更好地考虑到中国人必须克服的困难，帮助他们克服母语影响，跳出母语“磁场”，以达到预防错误、克服错误的目的。

对比研究有利于我们改进教学方法。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和 О. Д. Митрофанова 提出，不仅要研究教授法（методик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还要研究掌握法（методика усвоения），就是要研究学生如何才能掌握好。[25, 46页]预先知道了学生可能出错的范畴，就能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的放矢，更有利于学生掌握所学知识。

对比研究还可为学生的水平测试提供依据。据观察，外语言材料的难易程度，对成年人来说，并不主要取决于生词的多少、复合句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外语材料的表达方式与母语的表达方式之间差别的大小。我们可以依据这种情况编制各种类型、测试各种水平的试题。

我们也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母语的干扰主要在学生进行说和写这些创造性言语活动（продуктивные виды речи）时才表现出来。因此，对比研究必将有助于学生养成说和写这样一些较难的熟巧。

在对比研究过程中，翻译是揭示两种语言现象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手

段。对比研究也必将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但是，在外语课堂教学过程中，过多地使用翻译方法却未必是可取的。

从教学观点看，在对比研究的选材上，与其对两种语言的整个体系进行全面的对比，还不如有选择地就若干母语干扰较为严重的语言范畴进行重点的对比。

第二章 动词的体性

不论是俄语中的动词，还是汉语中的动词，都是表示动作的（广义，包括状态），而动作总是在时间流程中进行的，而且总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动作是开始的、持续的、终结的，完成的、未完成的，达到一定界限的、未达到一定界限的，等等）。在语法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在时间流程中进行的不同性质是由体性（аспектуальность）来表现的。因此，可以说，体性是俄汉语动词所共有的语法范畴。差别仅在于，在两种语言中，表达体性的手段不同。

第一节 俄汉语体性研究简况

大家知道，在俄语中动词的体性是通过完成体和未完成体这两种对立形式所构成的体系来表达的。完成体动词表示受到界限限制的完整的动作，而未完成体动词则不具有受到界限限制的完整的动作这一特征。

俄语体的研究，近些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苏联科学院1980年出版的《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把两种体的用法归纳为4种情景、6个基本用法、14个变体用法。[1, I, 604—613页]4种情景是：一次性动作情景（ситуация единичного действия），重复性动作情景（ситуация повторяющегося действия），常态关系情景（ситуация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和概括事实情景（ситуация обобщённого факта）。完成体动词只能用于头两个情景，而未完成体动词则可用于全部四个情景。下面我们简单地举些例子，来说明两种体的各种用法。

完成体动词用法：

1. 在一次性动作情景中。

1) 具体事实用法（конкретно-фактический тип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Наконец я с ними простился ... (A. Пушкин)

我终于和他们告了别。

2) 潜在能力变体（потенциальная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ь）。